

征农文艺创作集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钱震之

征农文艺创作集

夏征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精 6 平 2 字数 300,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内精装1000册)

书号：10078·3390 定价：精2.30元 平1.25元

内 容 说 明

征农同志是三十年代的革命作家。本书结集的小说、散文、戏剧大都是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或描绘旧农村的凋敝，或揭露反动统治的丑恶，或娓娓述诚实士兵的善良，或展示革命志士的坚贞。其中所表现的生活，刻画的人物，都栩栩逼真，为大众所熟悉，它们是旧世界的缩影，新时代的号角。

了解昨天，认识今天，这都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也就是我们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心意。

《征农文艺创作集》不单是作家个人走在文学道路上的一段记程，也是革命新文化的一种积累。

序

一九三三年秋，我在当时茅盾同志主编的《文学》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禾场上》（在这之前，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先后写了三篇小说，一篇叫《爱与罚》，一篇叫《牢狱祭》，另一篇题名忘记了，发表在《青海》和《摩登青年》上，现已找不着）。茅盾同志为《禾场上》的发表，在同期《文学》“社谈”栏内写了一篇短评，说明发表这篇小说的经过，指出它的长处和缺点，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启发。现在，我把这篇“社谈”照抄如下：

这篇小说，本不是投寄本刊的。经过了好几个转折，无意中被我们看见了，觉得很好，未及探询原作者的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

作者“征农”，也许是个笔名，原稿上本来还署有一名，那可能是真名（原署名夏子美，是我当时在广西梧州第四高级中学教书时的化名，——征农注），但既经

作者涂抹而署“征农”二字，我们也不便替他宣布。“征农”这笔名也很生疏，我们疑心这或者是一篇“处女作”。并且作者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从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农村情形看来，作者是来自农村，而且也许是广东方面吧（这篇小说本是在梧州写的，我有意改为写于广东，所以茅盾同志疑心我是广东人——征农注）。

我们看见过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那是有一定的“公式”的，农民怨气冲天，但是没有办法，忽然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或男或女，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到这农村来说教了，于是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有了“出路”了，于是斗争了，而结果必然胜利。

所谓“文艺批评家”也者，曾经指称那样的农村小说是积极的革命作品。革命？诚然诚然！因为那些作品中不但有了许多革命革命的呼叫，并且那些农民的嘴巴里也有许多革命术语。但是描写农村生活，则就说不。因为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只看见一群坐在茅屋里愁眉苦脸骂地主的、被呼为农民的人，却不见这些农民怎样被地主们剥削；我们只看见一个“革命家”怎样飞将军似地从天而降，怎样一席演说就使得农民恍然大悟——“非要打倒地主不可”！但是我们却不见农民们从事实上认得了辛苦了一年只是替地主白做牛马。

象那样的小说，“革命”则或然，农村生活描写则未必；那是冒牌的农村生活请了“革命”先生在大门上保镖的拙劣的办法，那只是戳着革命的招牌而已。

《禾场上》的作者，也许并没意识地要写革命的农

村小说。他只把农村中收获时的一幕老老实实写了出来，然而农民被剥削的实况却已经表现得非常生动了。《禾场上》的主角泰生是一个平常人——不是超人，不会说“革命术语”，甚至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他是习惯地畏惧地主郑老爷的，然而看到地主左扣右除，剩下来只等于零的时候，这脓包的泰生也会撒野了。到这时候，他明白了即使收成好，他还是得不到一饱。

拿这篇《禾场上》和早年那些“革命”的农村小说一比较，到底那些个是实感，那些个是空壳，让读者们去评判吧！

我们并不是说这篇《禾场上》就是了不起的杰作。我们尤其觉得现在流行的一套公式——某某作品是怎样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也有缺点云云，未免有时叫人肉麻。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来：《禾场上》只是平淡的内容，没有惊人的群众运动等等，可是那平淡中却有活生生的封建剥削的实写。这比“革命”保镖要有意得多呀！

并且这篇《禾场上》至多亦不过是“旧写实主义”的东西。我们并不希望现文坛停止在“旧写实主义”（假定现文坛的一般倾向是“旧写实主义”的话），老实说，我们文坛上并没有多少象样的“旧写实主义”的作品。当然我们盼望向新的方向进展的。可是对于初写作品的青年朋友，我们要贡献一点意见：你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这又必须从实践生活中获得，不能单靠书本子；这是艰苦的性急不来的自我锻

炼。如果以为只要一旦“觉今是而昨非”，象翻一个身似的就能够尽去其“旧”而转变为“新”，那结果你一定只能创造出一些戴着革命牌头的空壳子而且难保没有重大的错误。

茅盾同志的这篇短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对《禾场上》的评论，不仅适用于《禾场上》，对于收集在这本《文艺创作集》内的所有作品基本上都是适用的。有些意见，不仅对当时左翼文坛在创作理论上有着指导意义，就是现在也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自《禾场上》在《文学》上发表后，我便正式踏进上海文坛从事文艺创作。在开始半年多的时间内，我陆续写了《春天的故事》、《结算》、《萧姑庄》等十几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老老实实把农村生活一幕一幕写出来，而且是有意识地通过这些小说，从各个方面，揭露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实质：一方面是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欺侮、剥削和压迫，一方面是农民们在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的呻吟、反抗和斗争，用以激起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向往，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这些作品是有倾向性的，不过每篇作品所表现的倾向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是了。比如《春天的故事》的倾向性就比《禾场上》的强烈得多，明显得多。正因为这样，这篇作品，在一九三三年底，用《恐慌》的题名，已经登出广告要在一九三四年《文学》一月号发表，却临时被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官抽去了。这说明：在当时，一个革命作家，要创作和发表一篇革命小说，是受着环境的极大限制的。

我之所以选取农村生活作为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有意识的。一是我来自农村，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我是主张

写自己所熟知的生活的。一个作家应该长期的去体验、观察社会生活，不熟悉生活就不能如实反映生活。一是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一个革命作家，出于对革命的责任感，必然要以反映农村生活、揭露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实质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我是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这里牵涉到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就不能正确的认识农村生活，也就不能正确的反映农村生活。这可以说是当时指导我从事创作的两条思想原则。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是如此，写其它各种社会生活的小说也是如此。比方：收集在这本《文艺创作集》中的作品，除写农村生活的以外，有反映学校生活的，这是因为我在学校中生活了好多年的缘故；有反映监狱生活的，这是因为我坐过牢的缘故；还有描写国民党的士兵生活的，这是因为我同他们有过多接触的缘故。这些作品，并不是凭我的主观想象“闭门造车”写出来的。同时，这些作品也是有倾向性的。从这些作品中，读者一看就会明白：在我的笔下的人和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是正义的行为，哪是非正义的行为，读者应该爱什么恨什么。丰富自己的生活，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每个革命作家应该力求做到的两点。茅盾同志那篇关于《禾场上》的短论，我认为其主旨也是这两点。

《甲申记》是吴天石、沈西蒙和我集体创作的，执笔的是沈西蒙同志，搜集资料和写歌词的是吴天石同志。我只是出过一点主意和参加过讨论而已。我之所以把这个剧本编在这本《文艺创作集》内，是因为，最近我发现，全国解放前上海有一家书店印过这个剧本的单行本，署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我要借此给予更正。同时，剧本创作者之一的吴天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

害致死。他是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有才华的同志，我要以此作为对他的永久的纪念。《甲申记》是一个大型的历史剧，一九四五年在苏中解放区演出，曾经轰动一时，博得观众一致的好评，认为不仅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而且充满着时代气息。现在把它重印出来，单是作为苏中解放区戏剧运动的历史资料，也是有用处的。

最后，我要说一说我把这些“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散文)重新刊出的经过。我自己明白，我从事文艺工作的时间很短，不管从作品的数量或质量来说，还是从写作的经验来说，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过去从没有想过要把这些作品重新刊印出来。去年秋，有一天我到“上海市文联”看望某某同志，同他谈起文艺出版界的情况。他们对我说：“你也可以把三十年代的作品编一本集子出版嘛！”并告诉我“文联”资料室已在搜集我的作品。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于是随他到了资料室。果然，资料室的沈同志把登记我的作品的一叠卡片拿给我看，每张卡片都记录着一篇或两篇作品的题目，注明在什么时候什么刊物发表的。搜集的范围很广，包括散文和小说。有些题目，我连想也想不起来是否写过这样的作品。我看后，只有向沈同志连连表示感谢。她要我把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告诉她，以便继续搜集。我把我所记得的笔名告诉她后，问她：“是否可以把资料室载有我的作品的书刊借给我看一看？”她迟疑了一下，对我说：“不好借出去！我们一篇一篇替你抄写下来寄给你吧！”我说：“不行，那太麻烦你们了。”她说：“不要紧，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沈同志和资料室的其他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收集在这本《文艺创作集》和另一本《文艺散论集》内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从各个刊物上抄写下来的。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连同有些作品再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

不用说把它们重新出版！

当我把这些“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一篇一篇重读一遍之后，在我的脑子内，不禁引起了一些联想：“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曾把这些作品当成强加在我头上的“反革命”的罪证，诬陷我：参加围攻鲁迅，攻击工农红军，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些文章足以证明：“四人帮”的所有诬陷之辞，完全是颠倒黑白！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四人帮”的流毒还在。一九七八年，某一文艺评论杂志，还发表过某位“理论家”的文章，说“国防文学”的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因为我把它解释错误了。我曾去信辩解，并请将我的信发表，但至今“石沉大海”。怎么办呢？我想，唯一的办法，只有把这些文章重印出来，让事实去说话。同时，我认为这些作品虽不是什么宏论杰作，在三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左翼文艺运动中，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古人说，“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大海中的波涛，也是由许多大小不同的浪花组成的。这些作品，作为一种资料，对于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史，还是可以“聊备一格”的。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我的整个生活中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程。把这些作品重新刊印出来，当比写几篇回忆录更符合历史实际。出于这些考虑，我便把这些作品分类编成两集：一集是这本《征农文艺创作集》，另一集是《征农文艺散论集》，征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意，决定交由他们出版。至于从文艺观点看，这些作品对于现在的青年读者有无可取之处，那只好让读者自己去作回答了。

夏征农

1982.11.10.

目 次

序.....	1
--------	---

第 一 辑

禾场上	3
有两个儿子的母亲.....	23
结算.....	30
下雪的早晨.....	36
从狱中归去.....	44
萧姑庄.....	59
十一个长伙.....	70
春天的故事.....	86
新年是不准哭的	112
一篇嫁女人的账	121
哑巴别传	139
残废的弟兄们	145
赶墟	155
捡禾梢子	162
两面人	169

阿九同他的牛	177
一个诚实的兵	181
被苦难煎熬过的人	192
夜的呼啸	200
余三教授	212
在激流中	229
无谓的惊扰	242

第 二 辑

一篇别有风味的游记	251
山水、人物、思想	257
都市风光	284
查关	289

第 三 辑

甲申记	297
-----------	-----

第一辑

禾 场 上

淡薄的鱼肚白色，刚从壁缝中透了进来，泰生早受着什么冲动似的惊醒了。他擦一擦眼，骨碌地从床上跳起。

“要变天吗？”他打开门，不觉一怔。沉沉的雾气，笼罩着整个的天空，从那里，正漏出丝丝的飘忽着的雨花。

于是，他用一种农民所惯用的看法望一望四周。云，隐在雾的后面，飞腾着，追逐着，一阵又一阵。他的视线，自然地转到了东方。在东方，他发现了一条淡淡的白光的漏罅，好似人张开口微笑。这笑口，经验告诉他，便是欲晴的征兆。他望着，凝视着，他的心渐渐平静起来。他舒了一口气，转身进屋。

女人懒洋洋地站在堂前伸懒腰。

他瞪了她一眼，命令着：

“快点煮稀饭去吧！”

她似乎并没听到，只问，其实近于自己问自己：

“不会下雨罢？”

他没理；拿起围巾向腰上一围，只顾自己收拾着镰刀、扁担……最后，他打着火石燃着了火，一面抽潮烟，一面转向他的

女人，说：

“稀饭挑到田上去吃！下午割禾客就要进场了，早上不把禾场弄好是不行的。听见么？带一捆禾秆去！”

他走出门，雾在脚下搅。九月的风，带着雨丝飘拂到脸上，有点凉意。他不时抬头张望那笑口，他的心也就随着那笑口的模糊与展开而沉重，而和缓。毕竟，那笑口从他的探望中慢慢展开来，慢慢拨开了那重重的雾。于是，他在想，晴是一定的；脚更急促地向前走。

脚两旁的田，静悄悄地躺着，似乎很满足。禾，齐根倒在田里，从雾中闪出一片金黄色。他看着，心内倒舒快。晚稻，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收成了；几年的水灾，旱灾，前年又伤了虫……倘再没有收成，那末，这些靠着晚稻活命的村庄里，谁也站不住脚了。漂泊，饥饿，死亡，这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啊。他打了一个冷战，于是自己恨起自己来。为什么偏生在这样低洼的地方呢？一到春天，别处正忙于耕耘，这里却多半沉沦于水底。所有的田，只适宜于种晚稻。而那些晚田，就连村庄面前的，也尽属于别人。穷，穷，四周的村庄里没有一家不穷啊。三年两不收，又怎能不穷哩！晚田，不比早田可以零租，是被那些田主整车整车分配好了的。好的坏的混在一块，要租便是一车。牛，车槽，禾种，自己没有力量筹办，也都是地主的。于是，就算有收成，一车田约三四十亩，能收五六十石谷，也眼见着一五一十算进田主的仓里去了。何况，何况几年来……他愤慨地哼了一声气。“连一身黑骨头也贴到晚田上去了，再就只有不种，谁还有力量种呢？”

他意识地又向着田里看。今年，确算十足的收成。雾更其稀薄了，沉重的黄金色的炫耀，使人从失望中转过。天无绝人

之路，他这样觉得，又下意识地望一望那已从笑口里吐出了疏散的淡淡的红光的天。

他一口气跑到了自己的田上。是一车有四十余亩的“独车田”：很宽，从这一方面说是好的；但他耕作了一年，没有得过一年好收成。每年想不租，但因为是好田，竟又被一丝丝的渺茫的希望牵住了。

“倘不逢着一年好收成，就是死也不甘心的。”他曾这样宣誓过。

他放下了镰刀和扁担。他随着田塍走去，一边走，一边察看。他发现——其实是很早就发现，而现在又重新映入了他的眼睑——自己田内的稻子，委实比不上别人的匀称。有十几亩田，简直只有对折的收成，那茅草一般无力地在微风中摇摆着的情形，和那整根倒在田内闪着黄金色的稻子对照起来，更刺痛着他的心。这分明是受早了。这是谁的错误呢？田是那样的宽，在那须得整日整夜车水的时候，一条牛的力量怎么也应付不来。自己早就对田主说过，要他买一条牛帮车，他只是不理。如今，收成赶不上别人了，他不禁又愤慨起来。

“他妈的！他还要骂我懒，骂我种坏了他的田！可恶！”

实际上，明知收成再好些，他所能多得到的利益，也非常有限，然而，即使有限，他总感到这于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他愤愤地回到了原地，下意识地打着火吸起潮烟来。他的眼直视着前面，但似乎并不是在注意什么，他沉入一种模糊的睡眠状态里了。过后，慢慢地醒过来，他又着力看了脚下的稻田一下，自慰的心情，转而又浮上他的心。“总比往年没有收成好多了。”他赶忙拿起镰刀跪下田去。

他割了一陇，又站起来走转去开始割另一陇，他只是机械般